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趙太祖三下南唐 第十二回 佯敗陣一意招婚 硬拒戰三陳卻配

詩曰：女先求男事希罕，一宿廬中作帝館。
不識前緣薄自媒，難怪英雄心不滿。

當時劉小姐詐敗逃走了。高君保一心思忖小姐雖則武藝不凡，刀法純熟，但敵不得我高家槍，故拍馬奔了。即將馬一催趕上。揚言曰：“此回方知汝是娘子，終低一籌，從來陰不能勝陽，天下盡知，已有榜樣也，待他日小姐於歸之時，對著枕邊人闖威自逞，終要言及我高君保槍法非弱也。今不是急迫小姐，祇要汝速些下馬拜服，吾即休了，倘小姐再抗強時，小生槍上發出無情手，祇恐小姐將往日力退海宇英雄之威，終成一場笑話矣。”劉小姐回首媚眼一瞧，曰：“公子，今者爾我本領已見，但公子既勝於奴，要拜服不難，但該依著牌中的言辭，回見過吾父親，成允此事，方纔了得。”君保曰：“小姐要成允甚麼？但明言知。”劉小姐曰：“公子休要多詐，難道汝乃王侯之子，不通文字之理。奴牌中文字說的緣故，汝已看過，將牌打碎了是有來因也。”語畢，眼角留情，又將玉手一招，微笑帶羞，桃紅滿臉。

原來君保豈有不知，他為招贅而來。但今救駕心急，那敢提及此事，況父王母親不知允招否，豈得草草承允於他。祇因自己生來性剛，見他立此大言牌，十分逞強，故與之比較，使其勿得輕視天下男子漢耳。今不料他殺敗，要薦知前言招親，如之何可卻他。不免以言羞辱彼一番，以絕其念，待我好跑路途，即往壽州。遂呼曰：“小姐，汝之芳姿貴容，令人如對看梅花，終日不倦。然婚姻二字，乃人倫一生之大節，今日爾我不過萍水相逢耳，倘非有媒妁之傳，父母之命，與此鑽穴相窺、逾牆相從，何以異乎？但小生祖宗，三世以來，芳名頗以清白自許，所有聘歸結姻，皆憑媒妁通傳，父母所命。未見小姐以女流自主，不依從父命，而立牌自擇婚姻。祇可惜小姐有閉月羞花之貌，沉魚落雁之容，可恨與小生家傳不合，祇今求小姐見諒，將此段良緣另尋佳偶，自有相當合對者。”高君保此語，分明戲金錠以女求男，不知羞恥之意。劉小姐聽了，覺得羞慚起來，怒而喝曰：“好匹夫，奴乃好意好言以勸勉，汝以酸話見酬，是個無情薄行之徒。且看刀槍上拼個高低。”當下卻咬住鋼牙，大刀揮發不住，公子長槍急架相迎，兩人又力戰起來，再抖精神。

奈男女兩不同心，一個要演英雄，一人要成夫婦。此乃各的志向不同。劉小姐想又詐作敗下，跑走入一所松林，公子帶怒殺得性起，拍馬飛趕來，小姐即回馬帶笑，呼曰：“公子且息怒，彼此天涯，偶逢機會，未必無緣，今非宿仇有恨，何苦認真來戰鬥？反不若與奴回去，稟知家嚴，成結姻眷如何？”有世子冷笑曰：“小姐既今難敵小生，俺要往壽州救駕矣。”言畢，回馬向東南快馬加鞭。劉小姐那裏捨之，飛馬趕上，玉手一伸，將公子馬尾一拖，扯回數步。是此力氣不小，嚇得高公子一驚。喝聲曰：“世間有此羅咄丫頭，爾欲若何？獨不畏本公子的槍法也。”當騎二人對面，又不發槍刀，劉小姐是假怒，高公子實乃真煩，又是兩佳美不同心之處。不是無緣，乃心志各向也。劉小姐復曰：“公子既嫌棄，不肯招親，且償還奴的招婿牌，如若不然，且將頭顱割下，君方可往壽州。”君保聞此狠言，見他癡心混鬧，祇得喝聲：“償還爾一槍，待吾去罷。”一槍挑去，豈知金錠咒念法言之語，將公子長槍一指，恰似泰山一般沉重，僅提揭得起，正振動不便。小姐大刀撇去，君保槍一架，馬反退數步，不覺羞怒起來。

小姐笑曰：“奴祇以公子一偉丈夫，王侯世胄，心欲託以終身，有以囑於高門，日後俾得老父亦可附依。公子原非奴敵手，故方纔詐敗，以成其美事耳。似此美玉明珠，不能消受，反來認真唐突，如或執拗如前，教汝一命喪於松林。”君保曰：“小姐不必動怒，待小生實實對汝說明，休得再來癡阻於我，此事吾兩人私訂約了，再難成者有三。但想我父身為宋將，小姐的令尊曾仕北漢，他是劉氏宗室，今既屬往世，還亦屬敵國，此不成者一也；目今小生私下許盟，乃自行聘娶，如親迎之日，必告知父母，倘若雙親執意不允，此時乃中道捐棄，豈不誤了小姐終身一世，小生問心安否？此二不成也；今聖上被困，父親被擒，正乃沉舟破釜努力之時，何暇心謀家室，況國法森嚴，今小生從軍，倘中途納婦，原有妨於國法，例比臨陣招婚罪同一轍，此更三不成也。但小生年雖輕，承父王教訓，凡所行為，皆以理不虧是踐，斷斷不草草放浪子所為，以玷辱雙親也。且小姐乃一名色仙花，具此文武全材，實閨幃領袖，士女班頭，豈無少年才美，貯作金屋之貴者，高吾十倍的。”

劉小姐聞此一席至言，心中倍加敬服，愈覺令人見愛，是人中正大英雄，那肯捨之。即曰：“公子名言雅論，乃聖賢中人，更見情合家傳。但吾兩人非比無因，梨山聖母有言吩咐於前三載，言金陵兵戈一動，是奴姻緣合會之期。今正當此時，公子與奴乃天南地北，到此求宿，又將奴的招夫牌打破，其事非偶然也。此乃天賜良緣，宿有結締，公子何須多為執拗。況且令尊公被余妖道所計害，公子欲行救脫，必須奴助汝一臂之力，方得成功。並且余妖道法力高強，祇有奴一人，方可降服，倘公子允從，奴執箕帚，即往解汝君父之困厄，公子以為何如？倘執迷不允，即要死在目前，不特君父救不出，祇憂反絕了高門香煙之種，成了不孝之名，那時悔之晚矣。”當日高公子雖乃智慧之人，但想此女既然有此才貌，武藝精通，匹配於己，心豈不動情？惟今一身難以自主，倘應允了，父王母親不準從，豈非爽約於他？後有聞風聲，實令人一番笑話道談，故已一心慮著此，祇是不敢允從。

當時激惱得劉小姐粉面泛出桃花，即取出一紅絲索，向空中一拋，但見金光滿目，向高公子落下，已捆綁於地中，又念念有詞，喝一聲：“疾起。”將公子吹起掛在松枝上，小姐忽然不見了。祇見松林間飛跑出一黑面大漢，身高丈餘，手執大刀如板門，大喝曰：“高君保！汝不允從婚姻事激怒吾山神，喫吾一刀！”公子喫了大驚，祇得哀求饒命，自願允從此姻事，大漢子大罵而去。

一刻之間，祇見小姐在馬上怒目不語，惟有高公子弔在松枝上，狂風吹得搖搖而動，將已斷折，心中著急，倘跌仆下有丈餘，豈不是個爛碎屍骸的。情急中祇得大呼：“小姐，休得作弄，詐作袖手旁觀，要救小生，倘仆跌下，一命休矣！”小姐怒曰：“公子看奴甚輕，幾番開導，不見允從，奴已心灰了，且回歸罷，汝另覓別人救解，奴是不多管的。”言過，要拍打馬，公子大呼：“小姐！小生允從汝姻約，求將小生放下。”當時劉小姐止住馬曰：“公子既允從，奴豈敢得罪。”即口中念念有詞，不一刻，公子被狂風吹下，輕輕在地。小姐手一招，紅絲索已收回。

君保大悅曰：“多得小姐救解，改日回來再謝。”上馬連鞭，急急飛逃走了。氣得小姐面如土色，口念真言，喚上四丫鬟，各人領符一道，四丫鬟換形而去。再說高公子走得脫身，便發力加鞭，並不回頭盼望。一程跑走三五里，日已午中，正走得人困馬乏，腹中飢餓，想來不好，當初私出王府時，已帶得二百兩金子，以為路費，不意昨夜失遺在劉莊床榻中，今又不能取回，焉能得為日食之用？祇奈此處孤山，遠近並無村莊人家、酒市，不知還有多少程途，是此何得以供應就食，且再借些路費，乃可跑走。不覺又行走里許，祇山垓邊露出一小小酒肆一間，並無男子作酒使的，內有三個少婦人在內沽酒，當時高公子正在人飢馬渴，立下一個主意，做個騙食之夫。食了酒膳，無錢鈔完交，諒此三個婦人，在山僻之中，無人之所，也不能奈我何。此刻公子直進酒肆來，三個婦人曰：“貴客官是來賜顧喫酒乎？”公子點頭曰：“然也。祇要上上佳饌美酒送來。”婦人領諾，不知公子騙食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